

二
林
居
集

二林居集卷三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雜著

自知說

予嘗入世濠獨行而寡偶輒慨然曰知我者誰乎已而悔之曰涂之人莫不我知也患不自知耳不自知不能知人也天下之相接者其爲人一也其爲知一也與之語則諾與之處則諾我知彼彼知我我與彼日以其知往來而無窮而猥曰莫我知欺人邪自欺邪或曰人之類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不一矣不知其類而曰人耳人耳不庸愈于不知矣乎曰不類者其末也無不類者其本也以我知我無知而無不知謂

之自知而予未之能也。安能知人矣。臆。

龍說

士當爲真龍。母爲土龍。真龍者其神無方。其應無迹。或飛或潛。能天能淵。故物莫得而難焉。土龍則不然。或龐乎其大也。或眇乎其小也。其狀積然。其用畫然。入火則焦。入水則敗。何哉。滯于方者。其神索然矣。古之士。或侶陶漁。或操版築。適然而安之。龍也。今之士。龐乎爾。眇乎爾。踟淵而跋天。非焦則敗矣。其龍也。哉。其土也。

二林居說

知歸子讀古人書。負志節。慕梁谿高忠憲公之爲人。已而無所試。有出塵之思。復慕廬山劉遺民之爲人也。兩先生往來。

修學地同名東林知歸子因題其居曰二林夫遺民當進退之交見幾而作聞遠公之化而歸心焉子讀其所爲誓詞渺然欲脫三有證無生其視身與世相遭不過如一漚之起滅初不足干其中扃而同時高尚如陶公乃猶不能自釋子懷慕秦人之往而不反不亦狹乎忠憲之入道也讀程伯子書至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眾疏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任人其實無一事豁然悟曰其實原無一事也故其末後有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歿由斯志也曾家之風浴堯舜之垂裳其果有二道邪烏呼知心如太虛則十方刹土特太虛中之景像由是坐寶蓮華飲功德水一唯心所見何生歿之云故曰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此遺民所自證而亦忠憲所不能外也

或曰世出世間其趣各殊予比而同之必有起而相爭者如
之何知歸子曰而不觀夫太虛乎太虛之中孰同孰異知道
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矣故曰君子無所爭此二林居之說
也

示學子

師法廢人材壞首見于文章浸肆爲風氣而天下國家病之
矣我

朝文章蓋莫盛于康熙之世其時治經講學者莫不具有師
法白首專門不敢以他岐之說雜乎其間其出備驅馳往往
能自樹立不肖詭隨以毀其守雖其末流之病或失之迂或
失之隘要以視彼蕩而不知所歸者則已遠矣紹升少承

祖父之訓長求友天下于同府得汪子大紳于瑞金得羅子
臺山于萊州得韓子公復皆先以文章作合已則孳孳焉惟
以古先聖賢復性之術相切磋治經講學務求自得上望康
熙諸公白首專門未之逮也至其一念真實不肖詭隨眾好
視諸公寧異焉居閒日久慮後生之無聞而樂其繼也意欲
如陳同甫聚諸小秀才教之相與磨礱文術說經書大義析
其所疑堅其所信俾知反而求自得焉顧言之而急科名者
莫予聽也其志趣少異于俗者其氣力聰明又不足以赴之
予慮日淡日益以不樂欲淡固自息亦未能也游吾門者姑
以此告之告之而予聽也奮其氣力聰明斬于自得也人材
興焉文章理焉風氣應焉告之而終莫予聽也子如之何哉

學子念之

論文五則

制義者注疏之一體用以宣暢經旨發揮道業而已世傳王半山蘇頴濱及南宋諸家之作變動開合曲盡事理與其所爲古文無以異也明著令用八股成化宏治閒夏忠殷質元氣內充正德嘉靖理達詞昌茂而有閒彬彬乎唐元和宋慶歷之盛也隆慶以降迄崇禎屢變益蕪不無離合就其善者周程之墜緒屈賈之心聲往往而在後之論者欲執成化宏治之一槩以量列朝亦通人之蔽也原流正變若天之四時窮則復始豈可局乎哉

文之爲用有三曰明天德陳王道辨物情而所以行之者四

曰側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是四者根于性效于情而成于才才者性情之所由達也而泥注疏之體者則曰無事才方惡人之以才汨之也不知才不盡側隱羞惡是非辭讓之心不可得而著也後之讀其文者側隱羞惡是非辭讓之心不可得而興也若是者不作可也吾讀有明中晚諸先輩文而四者之心不覺其勃然興也天德王道物情因是益辨哲而察焉是注疏之善者也以斯言才油然而性情之際矣縱橫捭闔不衷不範吾亦惡之

時有古今道未嘗變也聖賢修而明之相繼而詳以異成和不必盡爲同也二程子之說朱子已不能無異矣惟道之從而何容心焉明初學者多墨守章句并爲一談自陽明先生

作而承學之士始知反求諸心。要于自得。其見于文。往往如圓珠出水。秋月寫空。舜居溪山。子在川上。庶幾遇之。慶歷以還。脫落清虛。漸成故習。一二選家。盡力彈射。矯枉之過。清響漸微。至有白首鉛槧。著書滿家。而莫能名其所自得者矣。其爲得失。獨經義云爾哉。

經義之病有三。一曰腐。二曰酸。三曰俗。天之肖物。日新而不窮。是有本焉。而不可以己也。輪扁之爲輪。得之手。應之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閒。其于文也。何獨不然。拙者爲之。取已陳之糟魄。而求味焉。索然矣。故一在去腐。書有之。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柰何不由其蕩蕩者。平平者。日崎嶇于幽崖絕壑之中。得一卉一石。樂之忘年。將欲躋

泰山之高窮滄海之大不亦左乎故二在去酸朱子之言學也曰脫棄凡近以游高明其言詩也必先滌除腸胃辛穢之氣而後可以漱六藝之芳潤苟辛穢不除妄談六藝譬猶燕旃檀于鮑魚之肆聞者掩鼻而趨矣善爲文者空諸所有一字不立如是久之客氣旣消天明斯復古昔聖賢所以爲言之旨乃可得而窺也誠得其所以爲言之旨而有不能爲聖賢之言者乎故三在去俗

去俗者立心之要也去酸者修詞之要也去腐者明理之要也理旣明則心可得而立矣心旣立則辭可得而修矣兼是三者質有其文焉可以與于君子之林矣雖然文之用盡于斯乎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之所

以爲文者有如是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之所以爲文者有如是也。知道者默而成之。庶矣乎。

敘文

子年十八會試京師。放榜後省舅氏光祿公于保定寓衙齋。兩月同舍者爲從舅瞻菴先生。嘉定張吾山俱好爲詩。子因效爲之。瞻菴先生齒旣高。習聞鄉先輩行事。屢道子。曾大父南昫府君之爲人。子因作述祖德詩以獻。先生歎曰。他日能繼南昫先生之志者。必子矣。其年秋還家。明年春。吾母病瘍。夏而劇。及秋遂卒。苦中稍稍稽古。喪禮遺文。遂讀周易毛詩注疏。次讀漢唐宋諸家文。時有論著。質之受業師李。先生勉百。先生盛稱之。已復質之陳丈和叔。爲書先之。高自

標置陳文驚輒目爲奇士其後邵丈敦之見予所作獨曰子
之志高矣以爲文則未也凡爲文莫先辨體漢人有漢人體
魏晉六朝人有魏晉六朝人體唐宋人有唐宋人體且非直
此而已漢之西與東也魏晉之與六朝也唐燕許之與韓柳
李孫也宋歐之與蘇王之與曾也其原各有所從出其流各
有所至其體之殊異顯若黑白微若淄澗而不可以豪釐混
也故善爲文者莫若守一家之書凝神壹志句倣而字爲之
始則得其似矣繼則肖其真矣其斯爲古人之文而非復吾
之文矣及其久而與之化也其斯爲吾之文而不復有古人
之文矣若乃游談無根師法蕩然非鄙則倍此不足以言文
也予因是一舍其故習切切焉惟古人之求久之而得其似

者十常四五焉。顧不知所爲眞者安在也。其後遇薛子家三。聞其論詩也異之。其言曰。詩志之所之也。未有不端其志而能爲詩者。求端其志莫先于知道矣。孔子讀詩三百篇。獨贊鷓鴣烝民爲知道然則爲詩者亦求爲周公尹吉甫其人而可也。又言古聖賢人尚矣。次焉者其惟志士乎。志士之詩吾于近世得二人焉。曰謝翱。曰杜濬。其志潔其思苦其音哀。故其爲詩也非復人人之詩。而必二子者之詩也。君其擇焉。已而予讀宋明諸先儒書有省。始一意于道。于是與汪子大紳往還甚密。而大紳顧好與子論文。子有作每質之大紳。大紳之論文也與邵薛異。曰從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去。不如是。不足以爲文。子心是其言而難之。其後入京師。遇羅子臺。

山質以向時所作臺山輒曰否否予怪而請其說臺山曰爲文之道昔人一言盡之曰文從字順而已矣有倫之謂從以言其理察也有序之謂順以言其思周也理察而思周斯其言足以達天德明王道自六經四子以降獨有唐韓愈氏宋曾鞏氏爲能契之自餘諸家或疏或駁或夸且陋南渡而遂無聞焉子有志于是亦法韓曾二氏而可矣六經四子根柢也因爲予繩削其文而子字句閒尤兢兢予自是不易言文然臺山故好習靜好佛書自與子交日以斯道相切磨已而遇戴子東原講訓詁治爾雅說文入包山讀法學經究天台教故其論文也日益辨而子則以淨土爲歸日常束書不觀有所作稱意爲之不復知爲何體之文也然子讀佛

經而得爲文之旨焉。旋乾轉坤，沐日浴月，粲嚴經之文也。萬斛原泉，千尋飛瀑，般若經之文也。空山鶴唳，靜夜鐘聲，四十二章遺教經之文也。雖然有本焉。大智心所出生，故大悲心所成就。故前二者之文，予志焉。未之逮也。或彷彿其影響者。其後之文乎。而臺山亦往往僂之。謂予文如梅如青蓮寒香寂淨和風扇物。又曰本分事理木色文章。學道久如。方得到此。大紳論子詩曰。束心于規矩之中。游神于言象之外。肫然至妙。充然有餘。其論予文曰。周情孔思。一往西方路頭。嘻微二子。知我者則希矣。自顧少時。頑鈍庸劣。空不足以與乎斯事。荏苒四十年。賴諸將伯。夾輔提持。不敢自放棄。而舊侶彫謝。前路茫如。俯仰寸陰。彌增慨息。日業餘暇。援筆述之。志學

之士儻有興焉。

蓼語示諸兄子

記有之。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予生年四十五矣。其在四十五年之前。一父母之身也。父母之命東焉而東西焉。而西南焉而南北焉。而北無私適也。自吾母既逝。吾父歸休以來。日侍左右。未嘗信宿離。謂可百年長保。此樂乃至于今。則遂已矣。追慕呼號。邈無及矣。念此身之屬于予也。斷自今始。雖事親之責稍釋。而吾所以自事其心者。方日新而未有已也。然則學之一事。蓋將盡吾生焉。前此者亦嘗出入儒釋之間。然而滯其流矣。未窮其原。涉其樊矣。未窺其奧。故不可以言學也。古人之言學也。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曰不專心。

致志則不得也。此豈乍前乍卻。載沈載浮。所能冀其實獲者哉。道亦有言絕利一原。用師十倍。佛亦有言制心一處。無事不辦。然則誠欲究竟斯學。豈無所以善處其身者乎。夫家居則有宿習絆之塵務。撓之俗物。黜之一齊眾。楚入道良難。若乃離喧憤場。入清涼宅。澗山蘭若。寂歷安居。目無異見。耳無異聞。念茲在茲。夜以繼日。客塵既淨。天明自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其不謂此乎。如或譏之曰。逃禪。或議之曰。絕物。不見是而無悶。吾誠有以處此矣。

吾之學也。近或一里。或十里。遠不過五百里。然諸兄子不須以吾之遠近爲意。其近也不可以事關之。其遠也亦不可使人迹之。使吾去住自由了。無牽絀則工夫易成。片段到得動。

靜一如卽居家亦無不可。否則不能安吾之心。且遂不能安吾之身。鴻飛冥冥。殆將驅我于天台雁蕩閒矣。

吾之學也。暫或一月。或三月。久或三年。或五年。願諸兄子謹持門戶。精治文史。無荒于嬉。以廢厥業。更宜審邪正之幾。嚴義利之辨。安貧砥節。承先澤。保家聲。于是乎在大要家之所。以興名之所。由立一言以蔽之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爾矣。家之所以替。名之所由墮。一言以蔽之曰。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爾矣。吾又近取堂。不獨爲鄉黨通推暨之門。亦爲吾家保將來之祚。卽今規模矗立。諸兄子能踵而成之。俾被其澤者無終窮焉。卽吾家之祚與之爲無終窮矣。如或垣墉具矣。莫與塗暨茨者。吾恐斯堂之廢。亦非

彭氏之福也。

子年二十餘，早有兼善之懷，于天下事，蓋嘗一一復之胷中，思得一當，以旣厥志，已而閱歷世途，稍知進退，自度量淺而才疏，終不能適用於世，一有蹉跌，且貽 老人之憂，故自奉部檄以來，韜隱家術者，又十有五年，其在家亦思遵修禮法，化導鄉黨，而誠意未孚，一門之中，已多隔礙，求其及遠也難矣。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子不能己于反求，其尚敢輕言一出乎？諸兄子年力方彊，它日程途，正未可量，然其出也，果有濟于世而無損于己，又何難焉？不然，富貴而失其身者多矣。吾願諸兄子之慎之也。

古之立後者，大要有承祧之責者也。若支子則不盡有後。

記曰。喪有無後無主。六朝高士。往往預救族屬。俾無立後。傳之正史。以爲美談。予既脫屣世緣。予妻亦虔修淨業。

六朝高士之風。心竊慕焉。且吾宗自 尙書公以下。諸兄子林立。類皆克守家風。誠能體先人敦樸之遺。啟後世詩書之澤。出則有濟於時。處則不失乎己。予懷渺渺。夫亦可少慰焉。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亦爲有承祧之責者言也。豈一身之私計乎哉。

或曰。古之居喪者。未葬不離殯側。既葬不離木主。今子未屆祥禫。遽舍而之。它不已急乎。曰。此喪之末節也。吾受命于天。而不知命之所由立。吾受形于父母。而不知形之所由踐。若是者。謂之風痺不仁。夫風痺不仁之人。雖使日僵臥于苦由。

之閒畢三年而不懈其于孝猶無異也。古之人有去親而游學者有居喪而赴講會者亦各有當而已矣。誠于此沈船破釜血戰一番掃盡羣魔。此心端拱命由此立形。由此踐天地古今通一無二。況于父母豈有以存亾遠近閒者哉。

蓼語者苦語也。亦了語也。白沙子曰。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未到千休。安知一念。此了語所由作也。一念既了。則此語亦爲疣贅矣。

蓼語知歸子居憂述志之所爲作也。知歸子嘗贈予以句曰。心從休處得歸根。休止也。善也。于止止其所止。卽至善也。此白沙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之謂與夫此千休皆由一念。是一念也。天地古今通一無二。明有禮。

樂幽有鬼神森相質對而何有遠近存亡之間哉始知
歸子有飄然遠引之志眾皆疑之予獨憂之及今讀蓼
語反復千餘言涼涼孤影沈沈絕照有非意言所能盡
者然後知知歸子之飄然而遠引也至孝也止至善也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吾且于知歸子望之矣然知歸子
方當棄家遠引而予乃攜家人長安中蒹葭采采白露
未已言念伊人道阻且有予終能無愴然也乎雖然聖
人之繫家人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知歸子止其
所止可謂行有恆矣于是乎語兄子可謂言有物矣又
誰謂知歸子棄家者哉王芭孫書

書問一

二木片集 卷三
七
荅羅臺山書

承惠書別錄一通。反覆再四。其文蔚然。深厚。有古人之風。末學膚受。顧景內慚。何敢漫有陳說也。顧嘗聞之。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畜所疑而不以告。非相長之義也。既于秀注中。略陳其愚。敢復申綴其說。幸垂察焉。書中論文與道原流分合之故。詳矣。雖然。其于本末先後之辨。抑猶有未盡也。昔者聖人之于道也。既孰復于躬而自得之。懼後此之欲至于道者。瞽而逃其方。因卽其自得之實。宣之爲言。其言遠近幽顯。不可爲典要。而一本于人心之所同然。主于覺世。歸民。範之于道而已。此文之所由立也。孔子既沒。微言漸湮。羣弟子各私所見。離異其宗。子輿氏有憂之。述大學一篇。條目甚具。而

其要莫先于知本子。思氏紹明之溯大原于天命。著體道實
功于戒懼慎獨。其末申言入德之方。稱引衣錦尚絅之詩。倦
倦于闇然的然之別。其故可思矣。孟氏繼作折中羣聖。其言
求放心。言先立乎其大者。其卽知本之謂也。孟氏沒。其傳滋
益熄。漢唐諸儒沿流滌原。各資所得。著書以自鳴。及究諸儒
生平所守。與所著書。能不詭于聖人者。董氏而止耳。王仲淹
氏而止耳。自司馬遷楊雄以下諸子。其所著書于道。卽不盡
無所見。要未嘗淡明乎本末先後之故。實措于躬行。故于道
時有所虧。明蔽雜半。徒使後之學者眩其瑰麗。泊道而豔文
亟亟焉。以空言爲急務。非不知本之過。與宋興濂谿明道伊
川康節晦翁子靜諸先生。作實始抽聖緒。修明道教。其所資

厚薄與其得力淺深固不能無小異。要其于本末先後之辨。未嘗不同。而未流之弊。猶且騁虛談。溺誦說。二百有餘年。而陽明先生作。乃獨苦心畢力。擴清氛霧。揭致良知爲宗。一時之士。憬然覺寤。各思反求諸心。刊除枝葉。披尋其根。抵東廓念庵景逸。念臺諸先生。遞踵厥迹。精思密踐。矩矱益嚴。誠灼見乎道之不可須臾離。語默動靜。一息不存。卽違道遠。而曠其官。故超然拓無欲以爲基。而于無聲無臭。會其極以近。紹周程遺規。上續孔孟以來之正脈。衆人心之所同然。以復返天命於穆之本。又豈語言文字所得而承當也哉。足下欲以馬揚諸子。系斯文正統。則濂谿明道諸先生。將爲附庸。與抑漫無差別。謂竝軌而齊驅也。至若上下千百年間。躬忠信之

質履蹈繩墨至行激發者不可勝數其爲三綱五常所系賴顧不大哉今僅僅以其詞之工者系于統其行修整文采不章者將不得與馬揚諸子竝又非所以爲教也且使後世之志乎道者將由馬揚諸子之文上追孔氏與抑將由濂谿明道諸先生遺書反求諸心而自得之以衍孔氏之傳與覺世牖民其專任又奚屬與當不待煩言而洩矣紹升于馬揚諸子之文誠心好之顧其夙昔所志與生平用力之地則有在彼不在此者惟足下要有以教之語言淺拙無以自道惟益皇悚不盡

與韓公復

接手書蒙誘進以斯道反覆開喻明辨以哲感切感切承諭

存養省察致知三者交資其說至當。顧願有進者。古之聖賢因病立方。隨時補救。雖千途萬轍。然其要歸一而已矣。天命之性。人所同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所爲學與慮者。不過去其所本無。還其所固有而已。格物致知。要于切己處用力。則知乃真知。物非外物。意誠心正。一以貫之矣。讀書講明義理。祇貴求其放心。期于自得。非外求附益也。兄謂學未有不以知爲先固也。知豈可外求乎。聞見之知。德性之知。二者之辨。甚微。學者往往依託附會。認賊爲子。非誠于爲己者。未有能斬然無惑于其際也。程子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又曰。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認取。更不可外求。合之定性書。識仁篇。諸說參之。可以審

端致力矣。紛紜同異之說，且可一切置之。否則析理益精，去道轉遠。近世講學諸老，可爲明鑒。區區所不敢出也。

荅宋道原

往歲在京師與臺山相會，得聞足下行誼，輒傾心向往。頃辱手書論朱陸異同之說，竊有不能無疑者。敢誦其業以復于左右。紹升年二十四，始有志于學，以爲學者求其在我者而已。于朱陸兩家之書，惟取其切于身心者，反觀而默識之。至彼此異同之故，則不暇致辨。譬飢者之于食，求一飽焉，菽麥之辨，非所急也。自一二年來，反覆于中庸之書，乃益信陸子之學，其爲聖人之學無疑也。足下謂陸子遺棄問學，專重德性，以是爲陸子病，是未知聖人之學，唯在復性。復性之功在

明○明○德○外○德○性○無○所○爲○問○學○也○外○德○性○而○爲○問○學○謂○之○玩○物○
喪○志○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
明○善○善○非○德○性○邪○篤○行○者○明○之○而○不○已○其○功○也○此○一○貫○之○旨○
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卽○博○卽○約○非○二○物○也○其○爲○物○不○二○則○
其○生○物○不○測○此○天○地○之○道○也○聖○人○之○學○也○知○聖○人○之○學○則○知○
陸○子○之○學○矣○足○下○勇○猛○向○道○近○今○所○罕○願○自○以○矜○持○太○過○每○
多○所○留○滯○果○何○爲○而○然○哉○毋○乃○所○以○尊○德○性○者○或○未○得○其○方○
與○朱○子○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願○足○下○深○體○斯○言○也○紹○升○自○
分○才○力○淺○薄○雖○稍○知○徑○路○而○實○踐○爲○難○方○將○晦○迹○寬○閒○之○地○
優○游○猷○飫○以○期○斯○道○之○有○成○足○下○教○以○隱○居○求○志○愛○我○良○厚○
敢○不○拜○嘉○獨○念○去○聖○遙○遠○斯○道○榛○塞○願○足○下○獨○觀○于○昭○曠○之○

原無以一家之說自泥。紹孔氏之絕學。爲一世之宗師。以副區區願望之心。幸甚幸甚。

與汪大紳

頃得公復書。其論文字原流得失。深得六經之旨。不惑于近似之說。其在來安政事。略具于與閻懷庭書。讀之令人欣暢無已。如親見陽亢宗元魯山與之俯仰揖讓也。吾兄得此賢主人。真不枉斯行矣。公復不遠千里。以來安人士委命于兄。蓋將進斯人以古人之道。而收變化善治之效。兄得公復爲之主。德不孤矣。切磋究之樂何如也。近世學業之弊。在浮文日勝。不知反本。卑者溺帖括靡曼。旣不足與言。其粗知從事于六經者。顧往往不求實得于己。而徒欲求取于人。求勝于

人夸多鬪靡黨同伐異。雖白首鉛槧著書滿家。難免玩物喪志之誚。大可惜也。弟聞兄與人言論。于時俗之學。每多回護。在兄自謂寬以居之。不知此中受病。總是爲己之心。不切誠信。得第一義。更無第二義。可商量也。如云以之責己。不必以之責人。不知人已一體。切于爲己。卽未有不切于爲人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尚安得有第二義邪。兄誠信得此義。直下承當。若浚江河沛然莫禦。吾道之幸。來安人士之幸也。

復宋道原

廖君至。得手書。頗慰積年之思。伏承爲斯道計。拳拳無已。惟

恐弟之淪于禪寂而不知反足。足下之憂我甚矣。自念志學以來十有餘載。于先儒學術之異同。略窺門仞。顧率無以副足下之盛心者。誠以學者入道之方。各因其性之所近。不能彊同。要其歸。上達天德。則一而已。弟之所向。蓋在橫浦慈湖之間。足不必以程朱律之。自齟齬而不相入。子思曰。道竝行而不相悖。亦顧其所以用力者何如耳。足下邇年來主敬工夫。已能成熟否。竊謂不到得胷中無一事。時總不過以敬直內。非敬以直內也。欲得胷中無一事。不有廓清掃蕩之功。以斷至于豁然之候。則揠苗助長之病。將有不能免者。如何。如何。臺山兄未曾入京。聞其見在江浙。習靜空山。必欲到豁然之候。方肯還家。此時亦無從迹之也。足下以患貧之故。託業青

烏雖爲養親計。然于道實有所礙。真西山以命詢曰者。而慈湖呵其未能忘富貴。青烏家言與曰者何異。不當以之自爲。其可以之爲人乎。後之議慈湖以禪者多矣。然求如其潔潔淨淨。不以生歿利害動其心者。何未之見也。然則學者之病。固有不在于禪者邪。願足下思之慎之。是仲明翁于數年前見訪兩次。其人甚淳厚。然論學無所發明。亦不免爲青烏家所惑。此中猶欠分明在。聞廖家館地頗佳。足下安心授徒甚善。吳中之游。別俟機緣可也。

與戴東原書

承示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二書。其于烝民物則形色天性之旨。一眼注定。傍推曲瓘。宣洩無餘。其文之切淡奧衍。確然

戴記之遺漢唐諸儒言義理者未之或先也紹升憤于學問于從入之塗不能無異要其同然之理卽欲安生分辨安可得邪顧亦有一二大端不安于心者敢質其說于左右竊謂學問之道莫切于審善惡之幾嚴誠僞之辨善惡之幾審則能日進于善而終止于至善至善者一天道之日新而已矣誠僞之辨嚴則能日進于誠而終于至誠無息至誠者一天命之不已而已矣天命不外乎人心天道不外乎人事是故離人而言天不可也是二書之所極論也其或外徇于形名內錮于意見分別追求役役焉執筌蹠爲至道而日遠乎無聲無臭之本然不知天其何以知人是故外天而言人不可也程伯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一語之下全體洞然殆

二書所未及察也。原善之言天命也。引記云。分于道謂之命。解之曰。限于所分曰命。此恐不足盡中庸天命之義。中庸之言天命也。言上天之載而已。此上不容有加。若有加。何以云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無去來。亦無內外。人之性于命也。亦然。昭昭之天。卽無窮之天。孰得而分之。命有自分。卽性有所限。其可率之以爲道。邪。率有限之性以爲道。遂能位天地育萬物。邪。此其可質者一也。虛寂之文。見于大易。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虛則不能受。不寂則不能通。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虛寂之謂也。今謂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則亦言之易矣。人于無事時。非有定力。不。入于昏。則流。

于蔽而況犬牛乎。又曰：老莊尚無欲，君子尚無蔽，似亦未盡無欲。則誠誠則明，無蔽則明明則誠，未有誠而不明，明而不誠者也。其謂君子之欲也，使一于道義，夫一于道義則無欲矣。程伯子云：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無欲之旨，蓋在于是。固非必杜耳目絕心慮而後乃爲無欲也。此其可質者又一也。疏證以朱子復其初之云：本莊周書而營之以爲德性，資于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是謂德性不足以盡道，必以學問加之，則德性亦不足尊矣。夫學問非有加于德性也，斷有以盡乎其量而已。盡乎其量則聖智矣。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明其無所加也；反之

者復其初之謂也。又以老莊釋氏之自貴其神而轉以訾夫張朱二子。夫神之爲言。不始于老莊釋氏。易大傳曰。神无方而易无體。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何謂邪。謂不當以神與形爲二本。二之非也。將先形而後神。而不知神之無可先也。此其可質者又一也。合觀二書之旨。所痛攻方闢者。尤在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謂涉于二氏先儒語病。則不無。然外心以求理。陽明王子已明。庶其非矣。將欲避眞宰眞空之說。謂離物無則離形色。無天性。以之破執。可也。據爲定論。則實有未盡。以鄙意言之。離則無物。離天性無形色。何也。物譬之方員。則譬之規矩。未有舍規矩而爲方員者。也。舍規矩而爲方員。則無方員矣。形色譬之波性。譬之水。

未有舍水而求波者也。舍水而求波則無波矣。于此欠分明。則于易所謂神詩所謂上天之載皆將遷就以傳吾之說而先聖之微言滋益晦其究也。使人逐物而遺則徇形色薄天性其害不細。夏望精思而詳說之幸甚不宣。

亦同日止非



二林居集卷三終

二林居集

卷三

九

二林集卷四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書問

奉巡撫侍郎閣公書

閣下湛風亮節容係爲懷近紹文恭遠追清恪自下車伊始
觀聽喁喁竊意風流令行阜民成俗斯可拱而竣也一年以
來僚屬感恩小民安堵庶幾得曹參治漢之意然而府縣有
司苞苴未絕刑獄未平中家以上一被訟牽累數千金立見
傾蕩此恐非閣下以身爲教之盛心也春閒晉見曾以察吏
爲言諒蒙采納而自頃以來遷秩去者往往爲眾所唾棄來
者或踵而效之習爲故常恬不知怪激濁揚清章善殫惡

國家所以委任閣下與閣下所以上報

主恩者庶其在此而竟無聞焉其亦將有待邪抑營私詭法迹甚深隱閣下無從而知之邪卽以納銀論數年以前圓絲一兩抵紋八錢今則祇完七錢以內矣去冬收漕其來納者距之滿街迫令折價每米一石銀至四兩農夫野老莫不忍泣吞聲以爲

國家浩蕩之澤半爲貪吏漁獵之資此于治體所關豈其鮮也猶幸蠲復之年所輸有限若遂習爲故事則往歲嘉善德清之事必有見于吾土者願閣下之早慮之也往時州縣未到開倉私屬漕總按數廣糴謂之鋪販以爲折收之地此須出示嚴禁開倉前一日仍密加訪核犯者立懲要須展寬期

限俾得從容輸納。既開倉後，嚴禁折收。如米色稍雜，祇許簸篩，不得槩令退還。零尖趨斛，向干功令。然在此時，卽量加斛面，彼誠所甘心。其視折色倍輸之費，尚自縣絕儻有司，怙過遂非，或以巧言亂聽，則鷹鷂之逐，不能無望于閭下。古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願閭下深體斯言也。昔在康熙雍正之間，江南漕政最稱剝削。賴尹文端公爲巡撫，釐定章程，與之更始。食其福者垂三、四十年。閭下有愛民之心，居得爲之位，不及今奮然作興，爲斯民紓積年之患，則來者其何望矣。近聞閭下以甘省一案致奉

嚴旨，士林私議竊恐閭下自今以往不能保其初心。此淺之窺閭下者耳。是非之界，義利之關，天地鬼神實式馮之。修正

終必蒙福爲邪終必獲禍。近事可徵。皎同著蔡。古人力鋸在前。曾不動其一豪之慮。況區區儻來之物哉。且聖意淵淡。非可測識。百鍊金安得不從洪鑪中一過。邪閤下其慎終如始而已。兩家休戚相關。又辱承有知己之言。故不敢以頌禱之辭進。且竊意爲此言者。乃淡于頌禱者也。唯閤下察之。

復管絜非書

頃連接七九兩月書。足下閱世孰慮患淡。所以憂我者。甚至然中閒論文一節。頗未盡鄙懷。敢羸陳其大略。來書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其文之至者。耗洩天地之元氣。故自古文人子孫鮮克自振起。此甚非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流行于物者。

爲元氣是氣也。根極于一。滑于萬。其來無方。其應無迹。得之者與天地合其德。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生生不窮。而利賴及于萬世。是惟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始足以當之。自茲以降。思孟之澆醇。董韓之闕達。程朱之精詳。陸王之易簡。類能契天地之心。故其文與天地之元氣相輪貫。相望于數千載之中。繼聖人而命世。其它二千年間。百家諸子。以文自名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分畛域。不能相通。然使其言誠有濟于時。適于用。當于人心。足以止惡而進善。則君子取之。取之者何也。謂其文足以效能于天地也。夫上自聖人。下至諸子百家。其言果有裨于當世。天地之心實寄之。柰何恨其耗洩。不于其身。又陰奪其子孫。如足下言天之不仁也。甚矣。至謂名

者造物所忌。名浮于實。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夫造物亦何忌人之有。名者風力所鼓。生謝無常。與其人。了不相涉。彼且無所挾。以爲有。造物者。又安從而忌之。且夫忌之情。生于妒。而成于爭。彼造物者。于人。吾知其不爲妒與爭也。淩矣。足下母爲此戚戚也。然則何爲。而有人禍。天刑也。曰。舉不虛生。業由已作。足下所謂因果者。是矣。人禍之。以其見惡于人也。天刑之。以其見絕于天也。是必有陰慝。與孰惡者。主之。而非名之所得爲也。其身之禍與刑。且無與乎其名。況其爲子孫者哉。故夫論因果者。合三世以明之。則白矣。人之生。或智或愚。或歿或壽。初不繫乎其身也。子孫之果。不得以祖父爲因。然則祖父

之因。不得以子孫爲果也。淺矣。以一念爲因。卽以一念爲果。一念者。通三世而爲言者也。於己取之。非人所得而與也。且夫名非君子所務也。實固不可以不急也。忠信以進德。修辭以居業。所以求盡乎其實也。足下懼名之浮。當孳孳焉。惟實之求。實之旣至。俯仰浩然。視外境之相值。無一豪足動于中。又何有子孫之干其慮哉。星命之術。君子所不道。卽億而屢中。亦復何補于人世。足下旣信因果。不當仍惑于其說。使爲善者必福。爲惡者必禍。則星命淺不足馮。如以星命可馮。則善者不必福。而惡者未必禍。足下又何以爲教也。僕之于文。素不甚專力。自遇臺山兄。知此道之不可苟習之。久頗識其利病。常欲網羅放失。成一家言。故于當代遺文佚事。按括頗

詳幸賴前人之餘蔭沐

聖朝之教澤早竊科名觀光

闕下遂得以閒居歲月歌頌太平激揚忠孝原本康衢擊壤之意而益暢其末流是其爲言宜若無乖于世不當用此爲譏議也至謂僕歸心淨業偃應簡棄文字此言甚有旨夙昔撰述麤有就緒從今當銘足下之言日凜惜陰之戒亦願足下沈潛于古聖賢人之文力踐其實以爲進德居業之資毋怠于學而遁于術負天地之心泯泯焉有沒世無聞之懼此則僕之所爲惓惓者也惟望垂察不宣

或疑三世之說儒者所弗道此蓋弗淡攷耳唯嶽降神生甫及申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人天往來之驗章章矣善者

既然惡者亦爾。羽淵之化也。爲黃能龍。滌之流也。爲癡女。越椒生而豺聲。彭生死而豕立。但能舉一反三。誰道無徵不信。如謂來無所從。去無所適。氣至而孽。氣散而滅。是堯舜之生。與朱象而同。稟周孔之逝。與桀蹠而俱。盡也。首出何以有神。聖監觀何以有鬼神哉。每聖言而棄天命。必爲此言者。階之厲矣。可不慎哉。自記

與袁子才先輩論小倉山房文集

往承下顧。隅侍倉粹。未罄所懷。去年聞選勝包山。還寓吳閫。者兼旬。隨詣唐氏。敬問起居。而行旌已發。悵然而返。犬集敘事。文腹筭既富。摹繪極工。其獨到處。驚風雨泣鬼神。不足喻也。顧其閒傳聞互異。多有滑訛。敢據所知。略陳一二。惟垂聽

而察焉案八旂通志姚啟聖傳載姚康熙二年中漢軍榜弟
一授香山知縣八年坐事革職十三年耿精忠反始募鄉兵
赴康親王軍今集中謂姚到官日釋諸前官之被繫者令吳
興祚說康親王檄召赴軍以十年閒事并爲一時誤也又志
載施琅以順治初歸旂康熙二年累官至水師提督並非姚
所奏署後

朝議息兵召還亦竝無疑琅之心至澎湖之戰制三軍之命
者惟琅姚但駐守廈門調遣資糧而已今云施漂泊海上姚
率大軍救之恐非事實以旂志及榕邨文集臺灣紀略參之
得失可見未稔集中所據者何書也至吳三桂以康熙十二
年反明年耿精忠反十五年尚之信反集中屢書三藩反并

爲十三年事又誤也張楷傳載張在安徽以議寬積欠獲咎案

硃批諭旨及督撫年表張在雍正中無巡撫安徽事又言調撫江西以虧倉穀解任聽勘亦誤此是裴率度事張嘗爲江西布政矣亦未嘗爲巡撫也陳恪勤傳載陳下江寧獄時趙恭毅巡撫浙江過江寧傳

諭旨亦誤趙以康熙四十一年授浙江巡撫其冬調偏沅陳坐法在四十四年其後再罷職又在四十九年趙尚未去偏沅也沈光祿狀

東巡事在乾隆八年是

巡盛京非山東胡恪靖祭告南鎮非南岳南鎮者會稽也此

上所陳皆顯然可見者。其它瑣悉或未易枚舉。惟望悉心攷核。隨手更定。俾豪髮無憾。而後卽安。庶可爲傳世行遠之計。不然。與爲失實。毋寧闕疑。此則私心所深禱者也。抑凡古人碑誌之作。未有不俟其子孫之陳乞而漫然爲之者。漫然而爲之。則吾言旣置之于無所用。又無子孫爲之徵。則其人之本末不具。而徒采道路之傳聞。剽摺紳之餘論。或援甲以當乙。或取李而代桃。傳之異日。眞僞雜揉。是非淆亂。不如舉而刪之。爲得計也。愚意大集諸碑誌。非有子孫陳乞者。削之。其事詞可徵。本末具者。或爲傳。或爲狀。可也。不具者。或別爲書。事亦可也。誠如此。在作者旣不至失言。而諸公平生行事。亦得藉以取信于後世。其與夫漫然爲之者。大不侔矣。執事以

爲然否。幸進而教之。

與大紳書

兩謝省試省卻連歲熱心。此老兄之善自謀也。龐居士曰。此是選佛場。心空及弟歸。非老兄吾誰望。邪居常說老兄文。及今豈有定本。學道人有不工文者。知未至也。理未窮也。理窮則文之本末無不盡。知致則文之微顯無不周。六經論孟之書可證也。知未致。理未窮。其文或謬于義。或不足于辭。皆病也。兄之文礙于義者。在儒釋之間。一彼一此。忽予忽奪。東西二教。如日月相推竝行。而不悖。要其歸。教人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則一而已。不此之察。至主張同異。鼓弄是非。名爲尊聖。而聖不加尊。名欲護儒。而儒不受護。何則。本之不立。祇益戲。

論故也。又如與韓公復書多爲支離之說。自纏繞此非獨文字之病。無亦知有未致理有未窮故邪。其不足于辭則曰吾之文本不求工字句也。兄試觀古聖賢人之文。一字之設。其立如山。一句之成。其安如地。亦有不工字句者邪。天竺書諸大德所譯。廣周法界。細入毛孔。亦有不工字句者邪。不如是則辭不足以達義。故也。老兄之文。其正容而談者。精心所出。紀律森然。誠不讓退之時。復掉臂禪窟。縱橫無礙。亦往往有大慧三峯之意。至其它撰述。未經琢削者。支辭弱句。所在多有。此不可不加之意也。自三代以降。雄于文者。無過子長。退之然。子長伯夷傳。以私意闢天道。疑報施。無馮沮善而長惡。吾滋懼焉。柱下漆園。何等人物。乃下與申韓等列。魯連脫鞵。

富貴顧與鄒陽同科。其亦失卻眼珠矣。孔子世家與弟子傳。但應綜生平出處大略。進德修業之敘。本末自見。乃泛引蕘羊楛矢。及論語問荅。豈有當乎。謂之曰潔。吾不信也。然且自安其所。已至以爲可比春秋之作。其然乎。其不然乎。退之自負不在孟子下。然與崔羣書。謂死生壽夭造物者都不省記。又謂天之與人好惡異心。乖自求多福之旨。應科目書以仰首鳴號爲命。悖順受其正之訓。送孟東野敘言物不得其平。則鳴而以咎絲禹伊尹周公孔子嘗之。是數聖賢人者。豈皆不得其平者乎。獨無有樂天知命而不憂者乎。它如與陳給事邢尚書書。送牛堪俱文珍敘。至淺陋無可取。夫以退之之文。可指而議者如此。况學退之而未至者乎。然則恃一己之

聰明一日之才力而自以爲無可加者。徇私心長。客氣甚非。地中有山之象也。抑或自知其不足矣。忍而遂之。其去修辭。立其誠者。又遠矣。吾黨三四人。生同時。志同方。道同術。又俱以文字作合。良可謂厚幸。然而生死聚散不可知。不及今盡商量之益。忠告之方。能無貽後時之悔乎。前日面請大著。早晚當見付。其文圓滿者。僂補入文錄。如有可商。俟別紙盡意。拙藁現有六帙。兄與臺山兄論定者。十居八九。續有增加。亦望一覽其全。重加去取。不勝至望。紹升謹白。

與韓公復

四年前曾寄書于淮安。去年復寄書于京師。一往杳然。更無消息。意者異同之論。不能釋然于中邪。夫異同之論。生于意。

而意生于有我。苟我見未除。則凡異同之論。皆私意也。兄不觀于太虛空乎。五岳竝峙。不見其高。四瀆爭流。不病其溢。何則。惟虛能受。故也。若夫一畝之宮。坳堂之水。置杯焉則膠。置卷石焉則礙。量有所局。則受有所窮。爲學之道。何以異是。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大小之分。豈獨在物交之際哉。其有所據以爲是。有所立以爲宗者。皆我見之未除。而不能廓然者也。善乎陸先生之言曰。青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通是旨者。斯可與之論學矣。願兄且將異同之論。閣過一邊。絕有我之私。合虛空之量。則雖巷語街談。鴉鳴鵲噪。一性圓融。了無隔礙。又豈屑于太虛空中。橫分經界。強說是非哉。舊刻二林居制義。刪改數篇。續增十餘篇。

今寄兄論定臺山兄。後索取其家遺藁合詩文編爲八卷。歐陽子曰斯文金玉也。此足以當之矣。貴鄉田舍人能通彼此之郵書到卽賜覆以慰拳拳之私幸甚不宣。

復莊生斗書

承惠書涼涼獨往奮然欲攀古人而從之。以求道德性命之旨而致力焉。足下之趣則高矣。始則自信旋復自疑。此則恐于學問之途尚未得其門而入也。夫所謂自信者非它。信吾心之無有上。信吾心之無有量。無有上故萬物莫得而加也。無有量故萬物莫得而遁也。聖此心也。凡亦此心也。故曰吾何慙乎哉。于此自信于此有立。是爲學問頭腦。而或狃于習動于氣則必實致其廓清掃蕩之功。以漸致乎純亦不已之

候。比。非。真。有。遯。世。无。悶。之。心。者。殆。未。有。不。自。厓。而。反。者。也。足
下。之。疑。其。不。以。此。乎。僕。年。二。十。時。始。知。好。古。書。慕。古。氣。節。文
章。之。士。銳。欲。與。之。頡。頏。而。虛。憍。恃。氣。隱。微。之。地。時。不。自。克。爰
欲。希。百。世。之。名。殆。所。謂。色。厲。而。內。荏。者。耳。年。二。十。四。讀。宋。明
諸。老。先。生。書。始。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默。坐。澁。觀。恍。若
有。見。由。是。反。求。之。孔。曾。思。孟。書。覺。一。字。一。句。莫。不。從。自。心。中
流。出。初。非。有。高。淡。不。可。幾。及。之。事。回。視。氣。節。文。章。如。傾。勺。水
入。巨。海。中。不。復。歆。羨。取。舍。于。其。閒。至。修。辭。居。業。閒。有。發。抒。虛
心。順。理。以。求。一。當。要。與。古。人。不。大。相。遠。年。來。出。入。儒。佛。雖。工
夫。見。地。屢。有。轉。變。然。其。最。初。得。力。之。地。不。可。誣。也。足。下。既。有
志。斯。事。且。當。息。心。定。氣。求。古。人。之。實。而。致。力。焉。欲。求。古。人。之

實當由宋明諸老先生書上窺孔孟思會之指。反復體究。要于自得。世間師友。何以過是。于任生所見足下文。傲然其自喜。灑然其自異。在儕輩中。誠爲特出。然而理未實。氣未調。文句閒未盡。從順疑亦唯虛憍之爲患。此不可不深思而切圖之也。感垂問之勤。不自疏外。伏唯鑒察。不宣。

與王念丰

承示讀賦。卮言有本有文。或原或委。爛乎其詞。邃乎其指。洵堪扶大雅之輪。不必廬壯夫之悔矣。唯是中間二則。一席空元。一排閒適。反之鄙見。殊不謂然。屈子遠游之篇。賈子鵬鳥之賦。固已超然遠覽。獨脫牢籠。班張以降。下逮興公。或祖述孔聃。或翹思僊釋。竝希風于皜白。匪塗附乎丹青。至若太白

大鵬卽是逍遙之愜。子瞻赤壁乃明解脫之因。豈空以緣情爲教。而掃稱性之談乎。且夫廊廟山林。義無偏舉。蕭涼烜爛。詞不一宗。必尚廊廟而薄山林。則衡門泌水。不當列太師之風。必謂蕭涼不如烜爛。則歸田閒居。何以入昭明之選。此皆馮臆而言。未是通方之論。希聖審思。別開妙諦。庶使子雲小技。不礙談元。魯直空筭。未妨聞道。不勝私祝。

奉王芥子先輩書

往在京師。與羅君旭莊游。得聞先生風義之日久矣。其時先生方遠宦西秦。無由瞻奉顏色。又不獲讀先生之文。懷結于中。忽忽十有餘載。今年秋始從太倉人得先生文一冊。讀之反覆不自休。竊自喜以爲此非獨先生之文而已。亦遂因而

見先生之人焉。視向所聞于羅君者，蓋淺之乎。知先生者也。紹升自年二十餘，治古文，于當世學士大夫之著撰，未嘗不徧觀而心識之。由其言之所發，以窺其中之所存，蓋未有能遁其情者也。先生之文，乍而按之，蓬蓬然若晴雲之度空也。油油然若春雨之潤木也。徐而按之，汪汪然若萬頃之波測之而彌深，方之而彌廣也。其與人之篤也，獎善之勤也，慮事之周也，其不爲仁義之言乎哉。紹升之業于斯事也，亦專且勞矣。乃者蓋嘗紬濂雜之緒，邇洙泗之津，獨抱遺經，上下求索而窮皇衢道，且奮且顛，尋復揆元詮于柱下，窮梵筌于靈山。積思既久，稍稍窺見古人述作之本，始知收視反聽，絕利一原，期于澹造而自得之，而結習未忘，偶有塗抹，日以滋蔓。

將欲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充然沛然。四達而不悖。斯不亦難乎。進退無所據。宐見哂于先生也。淺矣。異時讀唐宋諸家文。于韓李歐曾四子私心所深嗜。韓歐之文。元氣所流。變化自在。故不可句倣而字爲。李曾之文。頗有門戶。時或效之。輒得其近似。要其獨到處。急與之追。而力有所不逮。未嘗不深自歎愧。今讀先生文。以視歐曾二子。其不相肖者何少也。又有以知先生之非有意爲二子之文也。慎以擇之。磨礱浸潤而後出之。其相肖也。亦適然而已爾。故曰此非獨先生之文。因而見先生之人也。然先生之人。殆不可測。蓋衛武公年九十餘而懿戒之詩作。蘇子瞻旣竄海外。文益奇。和陶諸篇。翛然自適于窮通之表。故曰有本者如是。豈非然哉。今所見先生

文獨在京師及關中。作自頃十餘年。閒天道之盈虧。人事之往復。先生閱歷日益。揆其反求于身心性命之故者。日益孰由是而爲言。其又不僅如前所云云已也。紹升亦願聞其槩焉。不敢避未同之嫌。謹因朱學士反使之役。一輸其中藏。冀先生有以裁之。幸甚不宣。

荅袁蕙纒

承示春秋論。見處卓然。非章句儒所及。夫子自言述而不作。中庸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夫子之道。卽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知之斯已。爾覺之斯已。爾無可作也。豈獨春秋爲然。易詩書禮其猶是也。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人者。得乎斯民之所同。然而無加損焉。春秋之法。善者善之。

非夫子之能善之也。斯民善之也。惡者惡之。非夫子之能惡之也。斯民惡之也。亂臣賊子則皆自外于斯民者也。直道之所不容也。夫子亦以直道治之耳。而何以作爲哉。然則春秋之法。非夫子之法也。魯史之法也。魯史之法。三代直道之所馮而寄焉者也。夫子于此整其文焉。爾無改乎其質也。精其義焉。爾無變乎其體也。故曰述也。此大著之所明爲有契于愚衷者也。雖然。謂夫子不作春秋。則可謂春秋不經聖人筆削。則不可。左邱公羊同列門牆。其說春秋也。一曰非聖人誰能修之。一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此其顯然可徵者。不獨孟子有成春秋之文也。而大著云云。則是春秋與晉乘楚檮杌無以異也。而何以列于經也。願足下更審思之。凡說經者。病其

苟同尤病其好異如斷獄然在平其情虛而與之委蛇其可
矣足下亦以爲然邪大著本欲納還緣雜入故紙中偶檢不
得謹別書所見以求教益不宣

與族父秋士先生書

不孝紹升敬自秋士叔父自臺山去世後耳目所及罕有能
爲銘功述德之文者非弗能爲也才識所囿體卑而力闕不
足以追三代兩漢之風故不謂能也近讀叔父集中文字粲
然躋古作者之庭誠當今所僅見惜其所撰錄不出乎閨門
委巷之間閒有施于政者亦不過專城之寄而已若其人出
處進退上可以見朝廷交泰之隆下可以徵人文化成之盛
如吉甫之頌申伯樊侯伯喈之碑太邱有道其亦有諸乎則

固未之見也。夫能爲三代兩漢之文，而不得三代兩漢之士之傑然者，被之金石，以炳耀天地，顧近域乎閩門委巷之間，豈不大可惜哉。吾考卜葬有期，事狀已具，度今堪任志墓者，非叔父而誰。念我彭氏，自明初迄今，近五百年矣。會

國家重熙累洽，蒙被教澤，濡染醲化，道德之榮自微而著。至吾考而大集其休，夫豈適然之遇。其所從來，始有積于冥冥之中，而非見聞所能盡。且又非一身一家之故矣。叔父知人論世，夙具深識。又近在族黨，親切道之，必非外人所可及。它日存之集中，令讀者慨然以思。皇然如不及，雖謂吉甫伯喈復生，今日可也。用敢冒昧，以請幸愍其愚誠，俯賜察納，不宣。

與王念丰

墓道之文。蓋始于漢氏。大都出自門生故吏之手。如今世所傳。孔宙魯峻。衡方夏承諸碑。皆是也。讀其文。類有浮夸張大之詞。蔡伯喈云。吾爲文。唯郭有道碑。差無愧色。則其它可知。然門生故吏。雖不無虛美。要其人終必有沒世之思。而後能致人之稱譽。其與夫以勢利相要者異矣。自李唐以降。始有諛墓而得金者。有計字而論縑者。于是碑版之文。多萃于名位烜赫之人。而不必出自門生故吏。夫彼以名位相招。此以金縑相取。得不謂之市道何哉。市道之行。其患中于隱微。而其文亦日以卑下。欲以信當今。傳後世。無是理也。先公之葬也。于

令典各有墓碑竊以市道爲戒不敢遠求名位烜赫之人度
今門生中能爲伯喈之文者唯足下故敢私以相屬幸發奮
爲之軼唐配漢金石鏗鏘不孝當傾耳而聽之拭目而俟之
矣其銘幽之作已屬吾宗秋士先生拜聞不盡

復盧紹弓先生書

承命校馮先生有道集旣卒業略分差等有未安于申者附
注其說俟老師論定焉先生才敏而記博志正而氣剛其于
身世之交是非得失之故誠激于中勃然而不可遏推其心
設一旦爲朝廷諫官必將奮不顧身畢心竭慮論列天下大
計卽下膺專城之寄亦必有忠信慈惠之實加于民而不徒
取脂膏以自潤也旣老于布衣無所用依人而食獨以文自

豪其亦有不自得者邪。至其遇奇節苦行流連往復。慨慕無窮。真所謂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此可以見先生之人矣。然讀先生九原之作。其于天人相與之際。古先聖賢問學原流。似未能究盡其意。故其言得麤而遺精。其讀經諸篇。攷證頗詳。辨論亦覈。而于切問近思之旨。猶有閒焉。蓋古人之治經。非獨以其言而已。必有不容已于性命之故。孳孳焉內求而不釋。真積力久。一旦豁然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故發而爲言。如日之麗空。如川之赴海。豈不明且信哉。先生之文。旣不能無歉乎此。後之編集者。似不宜遽以有道加之。使先生誠詣其實。與則近世作者。如湯文正陸清獻。雖不言有道人。將以有道歸之。若猶未也。則恐先生之不願有是名也。其集中議論。

有好奇失中者。有率率世故者。乃至無益之辯。不急之察。俱
宜汰去。亦有刻本所有。鈔本無之。而其文足錄者。別爲目以
上。幸補入焉。不宣。

與韓公復

去冬承惠書。正當結期閉關。未及裁報。又承索拙藁。人今年
夏始得族人代爲鈔錄。二三十篇。口課餘閒。乃得緘寄。幸評
示其得失。竝重刻。先曾祖遺書及尊聞居士集。各寄一部。
夫學術之岐久矣。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皆其自以爲至
足者也。自以爲至足。則其所不足者。常在于人矣。而人之視
之者。又安知其不以爲不足也。其反而自視。又安知其不以
爲至足也。烏呼。至人不世出。將欲求一是之歸。程足與不足

之等不亦難乎亦寬以居之各存其真焉斯可矣亦虛以受之各取其長焉斯可矣銜恤錄改去一二語續增碑文一篇并呈不盡

與林生行原

閱所示諸作樹義既卓而筆又足以達之爲之不已古人不難到也。要能揆索先儒緒論以求孔孟不傳之學。此是立身行己之本。不獨修詞之要而已。但先儒所造各有淺深而異同之論莫紛于朱陸。此直當以中庸判之。未可作倭人觀場之見也。中庸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又云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學問思辨皆所以擇善而爲篤行之地。善者何德性之謂也。然則舍德性而外。豈別有問學之功邪。觀于夫子贊

顏淵爲好學而以不遷怒不貳過實之其故可思矣。唯以尊德性爲主而致其問學之功。故能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蓋此四者皆德性所自具。致之盡之極之道之。皆問學之事。不可微爲兩件也。若以廣大高明爲德性。精微中庸屬問學。是德性可以語大而不可以語小。有敦化而無川流也。而其所爲問學者。亦且狃下而遺上。執近而忘遠。內外分張。首尾橫洩。豈不謬哉。至如溫故知新。所以明善敦厚。崇禮所以誠身。其于一貫之中。又未嘗無先後之敘。亦不當如朱註所云也。然朱子豈不知尊德性者。觀其與人論學。鞭辟近裏。補偏救弊。意至切。後之人不察其實。而唯門戶之爭。標末之徇。欲以豎儒章句之業。矜爲守先待後之傳。亦見其

不知量也。足下既有志斯事，當擴然大反其本始，實見夫此心此理之同然。其于先儒緒論，虛心涵泳，以求至當之歸，而無以一家之說自泥。則于異同得失之間，將有不辨而自明者矣。往時手輯程邵朱陸四先生書，今輒奉覽，可反覆盡意。如有所得，不憚往復，幸甚。不宣。

六日讀止非